

H U E B E N G

雪崩

○杨永峰/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杨永峰/著



雪崩

书 名：雪崩
作 者：杨永峰
责任校对：肖飒
责任印刷：罗时彪
出 版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6.625
字 数：38万
版 次：199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22.00元
ISBN7-80579-793-5/I·653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纪实性的长篇小说。

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北三省，日伪勾结，土匪横行，灾难深重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伪、匪等反动势力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推翻三座大山的彻底胜利。

小说侧重描写党的地方工作者，发动和领导人民群众，反抗日寇、打击汉奸、土匪、地主恶霸，实行土地改革，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东北的斗争。着力塑造了洪辰、林扬等一批苦大仇深的革命者形象，也生动刻画出了阎旺、宋瞎子等汉奸、恶霸的丑恶嘴脸。

作品表现了东北的风俗人情，具有较为浓郁的地域特色。

内容真实、情感饱满、故事性强、文笔质朴，是这部小说的主要艺术特点。

情系白山黑水间

——序《雪崩》

杨佩瑾

永峰同志这部长篇小说，还是在初稿的时候，我就读到过。作者笔下那种浓烈的战士激情，使我颇受吸引，很希望它早日面世。现在，这部洋溢着白山黑水气息的作品和读者见面了，真令人高兴。我相信，从这位老战士笔端所倾注出来的强烈的爱与恨，必定会使读者产生发自内心的共鸣。

中国人民为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从前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丰富源泉。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坛数代作家创作了大量反映这一伟大斗争的文学作品，其中许多优秀作品已成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财富，在读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不少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或经历过那场战争苦难岁月的老同志，因年事已高，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安度晚年。但是他们当中一些有志于以文学这个武器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同志，离而不休，拿起笔来，跨进了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行列。他们将自己几十年风雨戎马生涯所积聚的强烈感受，化成汩汩清泉，浇灌出一朵朵文学之花，争艳于百花鲜丽的文苑之中。他们以朴实的笔触，娓娓动听地叙述了一个个几乎是他们亲历的或者是亲见的真实而生动的故事，告诉年轻一代，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志士与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也告诉世人，中

国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中华民族是英雄的民族，为了捍卫民族尊严，捍卫人民幸福，中华儿女将以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使一切来犯者碰得头破血流，受到应得的严厉惩罚。

杨永峰同志是他们当中出色的一位。他对那一段历史所具有的分明而又强烈的爱憎，并不是偶然的。“九一八”，那个悲惨的时候，日寇的暴行使得他家破人亡，7岁就逃离故乡吉林省盘石县。正如他自己所说，“十四年亡国奴生活，使我有着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他放过马，种过地，19岁就参加革命队伍并且成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从此，他全心全意投入了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征程。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为了人民当家作主，为了建设繁荣强大的新中国，他在党的队伍里奋斗了半个世纪。多少次剿匪反霸，多少次支援前线，多少次与敌人遭遇，又多少次兴奋地打扫战场，立大功，戴红花，这一幕幕生动的场景，牢牢地印在了他的心中，随着岁月的消逝，不但没有淡忘，而且变得越来越鲜明，越来越使他魂牵梦萦。这种强烈的感情激荡，终于使他拿起了笔。

这部作品虽说是小说，但却非常真实地记下了他的爱，他的恨；他的泪水，他的欢笑；非常真实地记下了他对家乡那白山黑水的深情。

正因为如此，作品才具有如此鲜明的特色：从头到尾贯穿这动人心弦的一个“情”字。那萦绕在白山黑水间的乡情，那催人泪下的亲情，那感人肺腑的友情，那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豪情……。真可谓历尽沧桑披肝胆，人间自有真情在。

古人有云，人生贵在“三立”：立业，立德，立言。永峰同志把自己溶入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在革命生涯中建功立业，“立业”一说，自不待言；他在战争岁月是功臣，在建设时期是勤勤恳恳的公仆，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人们的尊重，

“立德”一说，当之无愧；如今他又挥洒汗水，著书立说，让年轻一代与他一同不忘过去、珍视今天、激励未来，“立言”一说，以书为证。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人生如此，夫复何求？惟愿作者再接再励，写出更多好作品，为精神文明宝库增添新的光彩。

一九九六年五月于南昌

第一章

宣统元年。初春时节，一望无际的冀东平原，依然是一片荒凉景象。僵硬的冻土上看不到一丝绿意，大地了无生机。寒瑟中苦熬一冬的老鸹从光秃的树干飞到地上，然后又飞到树上，说不上是刨泥觅食，还是啄枝筑巢，不时地发出令人心悸的呱呱叫声。路旁杂乱无章的坟包上，又增添了层层新土。

新年过后，路上行人络绎不绝，有骑马坐轿的，有推车挑担的，有穿红挂绿的，有衣衫褴褛的，有喜笑颜开的，也有苦脸愁眉的。人流中最显眼的，是那些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的人。其中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男子，他高高的个头，又瘦又黑，上身穿件破棉袄，有好几处露出棉絮，下身裤子的破口，用麻绳绑着，肩挑一副担子，一头是个年约两岁的小女孩，另一头是些破烂衣物。他走起路来有些跛，一步一挪，踉踉跄跄跟在他背后的年轻妇女，蓬头垢面，脸黄肌瘦，穿件带大襟的破棉袄，满面愁容地领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走着走着，小男孩坐在路旁不走了，嚷道：“妈妈，我饿，走不动啦！”这孩子的确走不动，从早晨到现在已过晌午了，还未吃一点东西呢。

年轻妇女含着眼泪拉起孩子的小手，连催带哄地说：“快起来，等一下向过路的老爷、太太讨点吃的。”于是，她看到骑马坐轿的就拉着孩子跪下来磕头。这样，有时虽然能要到点

钱或讨到一点吃的，遭受更多的则是呵斥和辱骂，甚至挨两马鞭子。

这个挑担的青年男子叫林正义，那妇女是他妻子孙氏。他们是河北省永平府丰润县杨家油坊人。从他父辈起就给财主看坟，过着吃了上顿无下顿的凄苦日子。如今老财的心肠愈来愈狠，连那吃一顿想一顿的日子也不让他过下去了，被迫背井离乡，一家四口下关东求生。

距杨家油坊村约三里路，在一片茂密树林的掩映之中，有几十座修葺整齐的坟墓。这片占地几十亩的墓地就是村里大财主杨家的坟茔地。为了防止挖坟盗墓和偷砍树木，杨财主要林家父子为其看坟，同时做整理墓碑、石雕、除去坟头杂草、修剪树枝等活计。看坟是没有工钱的，报酬就是住在坟地一间小屋和在坟地四周边缘上种点玉米杂粮不收租钱。林正义爹死后，家里少了个帮手，光靠种这点得不到阳光雨露的边角地，一家四口生活不下去，好话说了八大筐，管家才答应等油坊开榨后赊点油给他去卖。这年过了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都操办过年，林正义趁年前卖油，一方面过年了，家家都需要油，另一方面这个时候送油上门，人们为图个吉利也愿意买油。他这担子一头是豆油，一头是芝麻油，挑到邻村卖到了下午，芝麻油卖完了，豆油还有许多。担子一头轻一头重，为了便于挑，林正义在一家财主的猪圈拾了两块半截砖头平衡担子，恰被这家小少爷看见了。那小少爷出口就骂，又放出两条恶狗把林正义的衣服撕破了，腿咬伤了，油桶也打翻了。小少爷觉得好玩，笑得前仰后合。这真是天上下雨地上流，有人欢乐有人愁。

林正义拖着受伤的腿，担副空担回到家里正在发愁，杨财主管家领着人讨债来了。管家一进门便恶狠狠地说：“林老大，

你赊的油钱该还了。”林正义哀求说：“大管家，你看我让狗咬成这样子，油也撒了，再宽限些日子吧。”管家把眼一瞪：“你说得倒好听，今天一个铜子也不能少。”说罢指使人把林正义卖油所得的钱及家里仅有的值钱的饭锅都抢走了。妻子和孩子哭，林正义呆呆站立欲哭无泪，责怪自己命苦，怨苍天不睁眼可怜穷人，深感走投无路。过年了，村里爆竹声声，有钱人家欢欢喜喜过新年，吃年饭，可林正义一家四口在这死一般寂静的坟地，连做饭的锅都没有，往后日子可怎么过呢？马渴了想到江河水，人到难处想亲朋。突然间，他想到兄弟前几年不是下了关东么，心里闪过个念头：与其在这里等着饿死，不如下关东找兄弟去。

可走在下关东的路上，林正义才感到茫然。关东城那么大的地方，到哪儿去找弟弟啊？他从前没想到要下关东，所以对弟弟住址没留意，况且弟弟也是身似浮萍，飘移不定。只听他临走的时候说，到关东城挖棒槌（人参）去。这东西出产在吉林，于是他就奔吉林方向走。反正到了这步田地，盲人骑瞎马，听天由命吧。

林正义一家苦苦挣扎在下关东的路上。沿途乞讨历尽艰辛，还是没有挣脱厄运。小女儿饿死在荒郊。一家三口走了差不多两个月，这天来到吉林省磐石县都力河村。

这里三面环山，山上生长着茂密的树林，村前一条清澈得能够看见鱼游的都力河，村里住着二十几户人家。在村子中间靠路南几棵大树下的井台上，一个青年正在摇辘轳汲水。天快晌午了，林家三口又饥又渴，实在走不动了。林正义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到井旁恭恭敬敬的说：“大哥，请给口水喝吧！”

那青年回过头来，见一男一女领个小男孩，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很是可怜，早有几分同情之心。

“喝吧，喝吧！”青年边说边打量这家人，猜测他们往何处去。

林正义一家人轮流趴在水桶上咕嘟咕嘟地喝水。

“谢谢大哥！”林正义说完，转身对妻子说，“咱们走吧。”

“爹，我饿了。”小男孩坐在井台一块石上不肯走。

“吃了晌午饭再走吧。”那青年边说边看头顶上的太阳。

这个青年叫苗有发，原籍山东济南府，从小随父下关东。他中等个头，看上去比林正义年轻，其实他比林正义还大两岁。他为人忠厚老实，老父已过世，只有妻子、儿子、女儿四口。家里虽然不算富裕，但小日子还算可以。

林正义一家走进苗家院子里，见院落收拾得整齐，八成新的三间正房，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的红辣椒和留做种籽的苞米棒子。家具虽不多，庄户人家也够用了，足见女主人是个勤俭过日子的好手。苗有发的妻子热情招待林家三口，高粱米饭，白菜土豆。林正义一家狼吞虎咽地吃着，苗有发坐在炕沿同他们唠嗑。

“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

“关里哦，就是永平府丰润县。”

“这是到哪去呢？”

“唉，”林正义叹口气说，“瞎走呗。在老家常听人说：‘穷人三条路，逃荒、要饭、下关东，关东城地多人少，土地又肥，粮食多，到这求条生路。我有个弟弟前几年到关外，现在不知他们到哪去了。想找点活干，有口饭吃就行，可是咱无亲无故的，谁愿收留咱?’

“你会手艺吗？”

“庄稼人就会种地，要会手艺就好喽。”

林正义吃完饭，站起来，道完谢想动身上路。

苗有发见林正义是个老实人，就说：“你就别走啦，这屯子多数人家是从关里来的，大伙会帮你一把的，就在这儿落户吧。”

林正义心想，自己这样无目的地瞎走，走到哪算一站呢。便以万分感激的心情说：“那感情好啦，大哥真是救命恩人。”

以后，村里人帮林正义盖房子，苗有发用自己的牲口、农具帮林正义开荒种地，在生活用品方面也给他很多支持。从此林正义开始营造自己的家业。林正义生了六个儿子，渐渐长大了，日子过得比苗家还红火。林正义不忘苗家的情义，常向儿女们讲述苗家的恩典。凡是苗家有什么需求，他都主动上门帮助。苗家牲口不是老的就是不顶用的，他送去一匹好马；苗家缺钱用，他让儿子送钱去。常把苗有发请到家，老哥俩边喝酒边唠家常。儿子从长春、吉林给他买回什么新鲜玩意或上等糕点，他都要送些给苗有发。他年纪大了，由大儿子当家，家务事很少过问，唯独有关帮助苗家的事他要管。林苗两家亲密无间，情同手足。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世事沧桑，变幻莫测，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时间造就一切，时间也检验一切。当年的林正义缺吃少穿，颠沛流离，而今的林正义却是个饱享清福的“老爷爷”了。不是么，他有六个儿子，都是身强力壮的好庄稼把式，有了这支强悍的家兵家将，在这片野生资源丰富、土地肥沃的关东林区，小日子支撑得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家里置了几十垧地，拴了两挂马车，除了耕种土地外，还用马车搞运输，把农产品、山货运往吉林、长春、磐石、朝阳镇等地，再从城里运回盐和日用品卖。冬天用玉米做糖，土豆做粉，一年的收入确实可观。

林春山称得上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当年他跟着父母到这都

力河村，在邻居帮助下很快安居下来。念了三个冬天的私塾，“林春山”这个名字也是老先生给起的，说春天的山林生机勃发，叫起来特别响亮。从外表上看，他是个普通的庄稼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可是他内在的品德高尚，为人忠厚正直，遇事总是为别人着想。他穿着简朴，不吸烟，不嗜酒，不贪色，唯一的爱好就是看小说，读唱本。他起早贪晚地干活，天不亮就拿起粪箕子拣粪，冬天扒麻到深夜，家里人边跟他扒麻边听他讲故事，往往惹得笑声琅琅。

幼年的林春山随父乞讨下关东，饱尝饥饿之苦，特别同情穷苦人。凡到他家讨饭的，他不光给钱给米，如遇雨雪风霜或三病四痛，还可在他家留宿。冬天对穿得过于破烂的乞讨者还拿出自己的衣服给人家御寒。这些小施小舍虽然微不足道，但对于身处逆境的人来说，却是雪中送炭。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林正义一家，的确是挪活了。

林春山一家，居住在资源丰富的山区，又有两挂马车搞运输，老三和老五赶车，林春山做掌包的（跟车管事）。他为人诚实豁达，由于常住在大车店，接触各方面的人，他的朋友中各色人物都有。磐石的黄烟和线麻质量好，不仅行銷东北几省，也吸引关里的老客。生意越做越活，日子越过越红火。

二月二日龙抬头，农民备耕鞭赶牛。春风送暖，积雪开始融化，落到地面上的山里红露出笑脸，散落在残存的积雪中，红白相间，相映成趣，春天景色美极了。枝头鸟儿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不远处“噗”的一声响，吓得松鼠慌忙爬到树上，原来是枝头上冻雪掉在地上，给这可爱的小动物一场虚惊。忽然一个孩子的叫声：“六叔，快看松鼠上树了！”

一个约五六岁的小男孩，身穿花缎棉袍，头戴一顶八块瓦

黑色缎帽，一个鲜红发亮的帽疙瘩。这孩子生得五官端正，胖乎乎红扑扑的小脸蛋着实讨人喜欢。被称作“六叔”的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小伙子又往前指了指，“你看那还有野鸡呢，可惜没带来洋炮来。”引得小男孩睁大眼睛，格格地笑个不停。今天是六叔送他去大姑家玩。

这孩子是林家第三代唯一的男丁，全家人都喜欢他，特别是老奶奶十分溺爱，不论是谁惹他不高兴，老太太不分青红皂白都要骂谁一顿。刘氏更是把这宝贝儿子视为掌上明珠，顶在头上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她请村里有学问的人给儿子取了几个小名，最后她选定“长龄子”，意思是长命百岁。每当她发现儿子情绪不高，就说他掉了魂，拿着小长龄的衣服，到他玩过的地方，边走边叫“长龄跟妈来家吃饭啦”，一直叫到屋里，晌午拿个饭勺子敲门框，也是边敲边叫“长龄子回家吃饭啦”！凡是听到对孩子有好处的事情她都去做。听人家说，用尿给孩子洗澡可以避邪，她也去给孩子洗。

有一次，山火把一个讨饭的人大面积烧伤，住在林家的东厢房，生活不能自理，她给这个素不相识的乞丐喂饭，端屎端尿，并用杏仁油擦身治烧伤。一个三十几岁的女子，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给一个几乎是赤身露体的男人抹油治伤，她毫不介意。那讨饭的伤治好了，临走时千恩万谢，她却表情坦然。她认为，她所做所为都是为了积阴德，保佑儿子长命百岁。有一次，婆婆正逗小长龄玩，见她来了夸这孩子长得越来越好。刘氏说：“这都是咱林家善事做得多。”还说，“神的眼睛一天到晚看着咱们，要天天做好事，干一点坏事神都会知道，就要降罪的。”逢年过节杀鸡宰鸭她都不敢看。她平时省吃俭用，求神拜佛，上庙烧香，头磕在地上咚咚响，以表示心诚，感动神灵。邻居有为难之事，她都乐意相助。不论家里人还是邻

居，没哪个不说她好的。虽然她处处想到孩子，多为孩子积阴德，但是她的善良也并不是全是为孩子的缘故。在小长龄还未出世之前，她就乐善好施。

小长龄在这个家除了他爹，谁也不怕。林春山也很喜欢这孩子。每当孩子睡着了，他才仔细地看看，然后轻轻地在儿子的小脸蛋上亲一下。平时，他从来不宠着、惯着儿子，不过很少骂儿子，更没有打过，生怕惹老太太生气。

小长龄在大姑家住了几天，可把大姑一家操透了心，生怕他吃不好，睡不好，又怕冷了，更怕他病了。每顿饭前都问他爱吃什么，饭后问吃饱了没有。夜间时常起来看他盖好被子没有，白天表哥表姐变着法儿陪他玩。他在这玩得很开心，可是奶奶急急忙忙地叫小六子把他接回家里去。

林家这时比较富裕，加上小长龄长得水灵可爱，虽然小小年纪，可上门提亲的不少。老太太挑挑拣拣不是说八字不好，就是嫌人家姑娘家长得不俊。这老太太眼界极高，长龄子的婚事只有她说了算，别人是无权过问的。

奶奶这么急把长龄子接回家来，就是为了给他说亲。原来三个顶子村一大户人家，有个比长龄子小一岁的姑娘，经媒人从中介绍，两家都愿结秦晋之好。这天姑娘妈领着她到都力河村，说是走亲戚，其实是来相亲的。

老太太见小姑娘长得俊俏，便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喜欢得不得了，问这问那，捏捏小手，摸摸耳朵，借说话牙齿都看清楚了。小姑娘很懂事，问啥答啥，口齿伶俐。老太太十分满意。姑娘妈也看中了长龄子，两家又门当户对。按说这门亲事该八九不离十了，可这老太太还不放心，硬坚持让徐半仙给算算命。这一算就麻烦了，徐半仙说姑娘是水命，长龄子是火命，水火相克，不能联姻。老太太白欢喜一阵子。

老太太着实喜欢那小姑娘，这门亲事未成，她很惋惜，有好几天都闷闷不乐。她认为这南海大士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能够普渡众生，人世间啥事她都知道，啥难事她都能办得到，所以她最信观音菩萨。每年阴历正月十九、六月十九、十一月十九这三个观音大节（出生、出家、成道），都要到离都力河村五里路远的翠云庵去进香，施舍些灯油钱，祈祷合家平安。儿媳妇刘氏也是个虔诚的信徒，时常陪她前往。长龄子没出世的时候，她曾跪在家里的观音像前许过愿，结果让她得了个这么好的孙子。从此，她就更加相信观音菩萨了。长龄子满月的时候，她和儿媳妇抱着小孙子到翠云庵还愿，捐了二十斤灯油，并用红纸写上孩子的生辰八字和姓名，贴在观音像的座前，算是将孩子寄名在观音座下，以求菩萨保佑。

今天为了孙子的婚姻大事，叫上儿媳妇，让小六子赶车送她们去翠云庵，再次祈祷许愿。

阴历四月十八日娘娘庙会。到了这一天，不少妇女都要到庙上降香。今天翠云庵热闹非凡，是女人的大聚会，人们常说的看好姑娘、好媳妇上大庙，看好骡子好马上大道。大姑娘、小媳妇都穿上最好的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逛庙。

苗有发对李老汉说：“老哥，今天天气不冷不热，女人们都逛娘娘庙去了，咱老哥几个逛爷爷庙去。到正义老弟那儿下象棋去，你看怎么样？”他俩又邀上了张老汉和王老汉。几个老头边慢慢地走边说话。

李老汉读过两年书，肚里有些墨水，说起话来总是引经据典，条条是道。他说：“有人讲‘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这话不全对。老林家爷几个一年到头起早贪黑干活，全靠勤俭发的家，没有得到任何外财。”王老汉接着说：“是啊，这是咱们亲眼看到的，当初正义大哥来的时候穷得叮当

响，咱们大伙不是帮他盖小木房吗？后来几个儿子都大了，干起活来个个都像小老虎。特别是林春山，既能干活，又善当家。有道是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周才受穷。”李老汉又接过话茬，说：“老林家这些年富了，可是并没有忘记咱穷哥们。林春山为人厚道，他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守分安命，趋吉避凶。真可谓积善人家庆有余。他们家的碾子、磨，就跟是大伙的一样，使用时连招呼都不用打一个。还有每年从阴历十月到第二年二月，请一位老先生在他家东厢房教书。这既不误农活又能教孩子知书识礼。不光是他自己的弟妹和儿女上冬学，村里各家的孩子凡是愿意读书的都可以去，自己只花个书本钱，其他的开销全由林家包了。”张老汉笑着点了点头，说：“前年我那二小子得了重病，没钱医治，眼看就不行了，也是林春山用车把他送到朝阳镇，他又花了不少钱把孩子病治好了。我后来还他钱，他说啥也不要。”

王老汉听着，心里乐滋滋的说：“得到林春山帮助的何止你一家，咱这村子谁不说林春山是个活菩萨呀！”

他们说着，一会儿就到了林家大门口。靠近院门是碾房和磨房，大人都下地干活去了，只见长龄子在院子当中追狗玩，只见他把鞋抛到空中，大黄狗跟着长龄子打着圈儿，它一会儿扑下，一会儿跳起来用嘴叼住鞋，然后送给小主人。

李老汉对身旁几个老友说：“这孩子越长越好，将来肯定有出息。”又问道：“长龄子，你爷爷在家吗？”

“在家。”长龄子嘴里应着，头也不回，只顾跟狗玩耍。

“请到屋里坐。”林正义听到说话声，走出屋。一看是几位老朋友，便热情地招呼。几个老哥在一起边喝茶，边抽烟，谈天说地，倒也是天伦之乐。

四月二十五是老太太的生日，刘氏让老六帮忙杀了一只